

# 小小畫廊的誕生(一)

藝術天地 趙之境

1988年冬，是我到扎蘭屯師範學校工作的第一個冬天。我那時22歲，剛從遙遠的地方來到大興安嶺嶺區的扎蘭屯。來之前聽說過大興安嶺冷，但冷到什麼程度，心裏是沒有數的。直到真正住了下來，才明白「寒冷」的真正含義。

學校對面有一家照相館。入冬後的一天，老闆拿出水管，朝自己門前的幾棵大樹澆水。零下30幾度的氣溫，水還沒流到樹根就結成了冰。幾分鐘後，幾棵普通的大樹變成了銀白色的冰晶雕塑，枝枝條條都裹着透明的冰殼，在陽光下閃亮。到了晚上，老闆又拉來五顏六色的彩燈，往樹上一繞。霓虹燈一亮，紅的綠的藍的映在冰面上，整個照相館門前就像童話裏的仙境。我站在學校門口看了好一會兒，心想：這麼冷的地方，人還是會想辦法造出美來。

更多關於寒冷的記憶，是有些狼狽的。有一個早晨我醒來，想翻個身，發現被子拉不動。我以為壓住了，用力扯了幾下，還是紋絲不動。迷迷糊糊坐起來一看，棉被靠牆的一側，竟然凍在了牆上。牆壁上結了一層薄冰，被子挨着牆，夜裏散出的熱氣把冰融化一點點又迅速凍住，就這麼牢牢黏在了一起。我使勁拽了好幾下，被子才嘶啦一聲扯下來，牆皮都帶下來一小塊。低頭看床下，更嚇人：



●《空谷藏幽》紙本設色 34cm×46cm (2025年) 作者畫作

地面上結了足足一寸厚的冰。單身宿舍是老房子，牆體保溫差，夜裏呼出的水氣、暖氣管偶爾滲出的水，都在地面上凍成了鏡面一樣的冰層。後來我學聰明了，睡前把被子往床中間攤一攤，離牆遠一點。可地上的冰沒辦法，每天早晨踩着冰穿鞋，腳底吱吱嘎嘎響，直到鍋爐房燒熱了暖氣，冰才慢慢化成水。

單身宿舍沒有洗手間。整層樓的公廁在走廊盡頭，半夜去一趟，要穿過長一段沒有暖氣的樓道，冷風從門縫鑽進來，像刀子一樣。有一天夜裏，我夢見自己終於到了廁所，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。半夜醒來，發現床褥濕漉漉的。愣了幾分鐘才反應過來，原來是夢裏去的廁所。

22歲，青年教師，在大興安嶺的冬天，居然尿了床。我躺在冰冷的濕褥子上，哭笑不得。沒人笑話我，因為沒人知道。但這件事我一直記着，不覺得丟人，它像一個標尺，量出了那個冬天到底有多冷。冷到身體會背叛你，冷到你不得不重新認識自己。可是奇怪的是，當我回憶起那個冬天時，最先湧上來的不是冷，而是光。

# 武俠遺珠

沈西城 沈西城

說武俠小說，人多推崇金庸（查良鏞）、梁羽生，可滄海遺珠，大有其人，今日我且來說道一二。

遺珠之一張夢還，原名張擴強，四川人，1996年至2008年間常見面，喝咖啡、聊武俠。他南來香港，眼見武俠小說受歡迎，改偵探而就武俠，寫起武俠小說來，很快成名。作家鄭義這樣說過：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，金庸的《射鵰英雄傳》力拚張夢還的《沉劍飛龍》，戰況極為激烈，被香港報界稱為『龍、雕』之戰。百度百科則稱張夢還文字力直逼金庸、與梁羽生在伯仲之間，結集出版的武俠小說共12部，盡皆新派武俠小說經典之作。」張夢還自己說過：「我跟老查對壘，看似廝殺，實則帶旺了老查的『武俠與主歷史』。誰勝誰負？我也不大清楚，大抵打平吧！」能與金庸並肩，已非等閒。

張夢還自己也有崇拜的武俠作家，便是江蘇顧明道，一本《荒江女俠傳》，看得他廢寢忘餐，深受感染，是故宗法明道先生，以女俠傳奇為主，發揚陰柔婉弱派武俠小說，成為香港陰柔派武俠小說第一人。他的力作《青靈八女俠》，描寫8位女俠仗義事跡，處處都有明道先生遺痕，惟遺痕不掩光芒，又有青出於藍之勢。2009年，張夢還因病去世，遺作《血刃柔情》，文筆古樸、不徐不疾，沉穩而富餘韻，文字功力直逼金庸，殊非虛言。

跟金庸文字相若者，還有牟松庭，江蘇常熟人，本名邵慎之，另有筆名高旅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我曾參與一個文學聚會，座上有邵老先生，半閉目聆聽各人之見，甚少發言，可一開口便中要點，見解深、分析精，讓我驚訝！經海辛介紹，方知他便是我拜讀專欄文章的高旅，在香港《文匯報》上常看到他的雜文，隨筆《持故小集》，邵燕祥先生稱為傑作——「從新聞通訊、時評言論，到詩詞、小說、散文、雜感，得心應手，倚馬可待。」斯為的評。

高旅也擅寫武俠小說，最為人知者便是《紅花亭豪俠傳》《山東響馬傳》，後者曾寓目，幾以為是出自舊日名家之手。經海辛述說，始知自己是井底蛙一個。高旅寫武俠，旨在消遣，遊戲一番，倘能傾以全力，不難成大家。高旅棲居銅鑼灣，道左相逢，「金雀」喝咖啡。斯人已去，留下難忘回憶。

# 何局長心中的「人民英雄」廖本懷博士

車淑梅 車淑梅

16年前，我來到了前房屋局廖本懷博士那鳥語花香的大宅作《舊日的足跡》的錄音專訪。大家都好奇為何廖博士來自台灣一個顯赫的家族，卻又非常體恤民情？「我17歲來香港，小時候住在鄉下的小鎮，家裏很多代都是地主，田農們耕田兩年交一次租，如果收成不好都會免租，他們來的時候爸爸叔叔會留他們吃飯，兩三圍全是男的，女人就在後邊吃。我的同學都是田農小朋友，赤腳上學，我穿布鞋，我們都相處得很好。小時候我對建築已經產生興趣，因祖父那間大屋如四合院，有圍牆有兩道門，門後放了不少武器以防土匪。我五六歲時發生地震，父親用了一年的時間起了一間更堅固的大屋，地基用紅毛泥和鐵支，間隔全部用上大木頭，務求地震也不會倒下來。當我第一次見到建築師和設計圖已經開始着迷。」

「我家中有5兄弟姊妹都在海外讀書，我年紀最小沒有出外，至1946年我讀高中想到美國留學，因西部牛仔好吸引，父親要我學好英文，結果翌年的夏天我來到了香港，初到步已經很喜歡。」

「我和太太的相遇就在香港大學，當時我在大教書負責監考工作。因為哥哥學芭蕾舞，告知有一位學芭蕾舞的女孩拍了一部電影，我去看了留下印象，時隔多月我在監考時候竟見到她來應考，我看到名冊知道她的名字。考完試傾盆大雨，她站在校門外，我直接說：『Christine不如我送你去碼頭？』她答應。但我忘記車泊在山村道車房，很容易才等到的士跳上去，終於可以開到那部老爺小跑車了。」

那一次的開始就締造了一段美滿良緣，「我們1957年相識，1964年結婚，我都在7年，哈哈。太太好支持好體貼，做高官包括做政務司好多宴會，她

都陪我出席，當我離開政府她鬆一口氣說，好了，我再不用陪你去吃飯了。」雖然兩夫婦結婚數十年，廖大的電話鈴聲仍是丈夫的歌聲，「我一向愛唱歌，直到72歲我想再唱就沒時間，太太拖着我的手就像幼稚園學生一樣，找到了女高音江華老師，也學了一陣子，我好滿足。其實我真的好心滿意足，我在香港過了60多年，香港這個地方接受了我，這裏的美景和設施讓人欣喜，再找不到第二個這麼好的地方了。」

其實，多謝廖本懷博士選擇了香港、貢獻了良多，就如房屋局何永賢局長在懷念特輯中的分享：「多謝廖博士，他將是我們永遠懷念的人物，他為香港建立了一個房屋階梯，房屋是所有人的安心之所，也啟發了我們建築上的人民關懷。他是華富邨和馬頭圍邨之父，知道要遷拆重建時，他笑着說我自己設計不如由自己去拆卸？好幽默的。很感激廖博士推行公屋和『居者有其屋』計劃，他就像『人民英雄』一樣，給了很多的家予有需要的家庭。」

多謝局長延續了廖博士的精神，時刻惦记市民要住得幸福，在她身上同樣看到那份執著和溫度。對，舊屋邨可以拆卸重建，但廖博士以民為本的初心將永遠矗立在香港市民的心中。



●房屋局局長何永賢（右）難忘廖博士自家製肉鬆芝士多士，好好味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若荷

# 春水 荷憶

那一片池塘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甦醒過來的呢？這要問那幾場雨。雨是沒有聲息的，趁着黎明到來之際，沙沙地輕打大地。春雨落在水面上，一聲不響，也不擾人。只是窗簾像是它的擴散器，於是，住在屋子裏的人聽到了，腦海裏閃現出一份驚喜：到處都是嫩綠的春草，低淺的野花在草間輕搖。

春雨落在枯黃的葦葉上，葦葉便抖一抖；春雨落在岸邊的石頭上，石頭的颜色就深一層。春雨落在土壤，土就軟了，鬆開那些攢了一冬的草籽。春花開了的時候，蘆葦枯色依舊，它們被連翹的花叢纏繞，那樣枯黃的颜色，倒成了另一種景致。此後，水面不再是那種灰濛濛、呆滯的樣子，開始有了清冽的活氣，風吹過，泛起一層波紋，細細的，從這頭蕩到那頭，又從那頭蕩到這頭，就像是剛睜開眼睛的嬰兒，還不懂得怎樣看這個世界。

荷呢？荷還在水底睡着。要等到水暖起來，要等到岸邊的樹木都抽出一片嫩葉，要等到燕子的尾巴一遍遍掠過水面，那些藏在淤泥裏的藕節才會悠悠地醒轉。先是伸出一根細細的莖，然後鼓出一隻嫩嫩的角。那剛出水後的葉尖真的是小啊，小得幾乎看不見，在水面上怯怯地探着，像初學寫字的孩童的捏筆，不知道第一撇該落在哪裏。

終於有一天早晨，它冒出來了，那樣細的一根梗，頂着那樣小小的一片葉。太陽照着它，它便透出一股油潤的綠

暈，水靈靈的，彷彿輕輕一觸便要沁出水來，折斷下去。再過幾天，葉子慢慢展開，先是鬆開一點縫，再鬆開一點，最後完完全全地鋪開了。就算是再鋪開，也只是銅錢那麼大小，沒有重量，輕飄飄地浮在水面上，隨着水波一漾一漾的，像一隻隻剛剛學會漂浮的小舟，也還不敢駛遠。更多的角冒出來了。有的快些、有的慢些、有的葉子已經撐開了，圓圓的，立在水裏，都生長在岸邊。淺水的地方最多。它們立得那樣穩，陽光輕輕撫着這油綠的葉片，彷彿在告訴它們：別急，慢慢長，夏天還遠着呢。看着這些初生的荷葉，不知怎麼，就想起了夏日的時光。

那時候的荷塘，哪是現在這般清寂。葉子長得密密匝匝的，高高低低，把整個池塘都遮得嚴嚴實實。荷花開的時候，那才叫熱鬧，粉的、白的，有的剛打着朵兒，飽脹得像要破裂；有的已經開足，露出中間嫩黃的蓮心；有的已經開過了，花瓣落在水上，像一枚枚粉色的荷花燈。風過處，滿塘葉子都翻起青白的背面，嘩啦啦地響，像是一起開心地歡笑。

荷香也是最濃的時候。不是一縷一縷的，是一陣一陣的，撲過來，把你整個裹住，從頭到腳都是香的。站在塘邊久了，連衣裳都染上香氣，走到哪兒帶到哪兒，甩都甩不掉。塘裏的魚兒也歡實。那時候，牠們已經長得壯實，肥肥胖胖的，清一色的小青魚，打着水

花在荷葉底下炫技，在荷葉的陰影裏穿來穿去。有時還躍出水面，啪的一聲，亮出白的肚腹，把葉子上的水珠都震落了。水珠在葉面上滾着，亮晶晶的，滾着滾着，就滾到葉緣，一骨碌掉進水裏，濺起一小團漣漪。

最讓人想念的，是夏夜的風。白天的熱氣散了，月亮升起來，清亮亮的，照得滿塘都是銀白色。這時候的風涼涼的，帶着荷香、帶着水汽，從塘那邊慢慢吹過來。吹得葉子輕輕地搖動，吹得荷影在地上亂晃，吹得人心裏那點兒煩心事，一點一點地散了。可是那些熱鬧、那些香氣、那些風，都還遠着呢。眼前的池塘靜靜的。那些初生的荷葉，還是倒三角般大小，稀稀疏疏地斜曳在水上。水下有魚兒游過，牠們繞着荷梗打轉，偶爾啄一啄荷梗邊緣，大概是好奇，這新生出來的是什麼東西，那荷竟被牠啄得，在水裏掙扎搖晃。

我看着牠們，心裏卻滿滿地裝着另一個荷塘。那個荷塘在夏天、在記憶裏、在不知道的哪一個日子裏，它藏着我的另一半的記憶。而此刻，春天剛開始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蜻蜓也不知在哪裏沉睡着。不急的，該來的總會來。到那時，風會記得，我會記得，滿池的綠意和荷香都會記得，記得春天孵化春水之功，記得春水將它們暖化成芽之德。到時候，它用滿池的荷花，還有蓮蓬、藕節，一一歸還與你。更甚至，還有那麼美好的景色，風過池面，葉葉相和。

# 在薈色園邂逅人民總理周恩來

陳復生 陳復生

1921年的中國處於「禮崩樂壞」的動盪時代，傳統倫理與秩序崩解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，當時中國無統一政府，政局極不穩定，社會普遍感到混亂和失序。這是一個舊價值秩序已經崩潰，而新秩序尚未確立的混亂時期，社會充滿了變革與迷茫。

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，傳統儒家價值崩解，青年追求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舊有的禮教風俗受重創。《新青年》雜誌推動思想劇變，馬克思主義、社會主義等思想在知識分子中傳播，社會思想界發生劇烈爭論。

1921年7月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，標誌着一個全新組織的誕生，欲尋求救國道路。同年，在法國勤工儉學、尋求救國之路的周恩來與張申府、劉清揚等人一起加入法共黨早期組織，是早期建立歐洲共產主義小組的重要人物之一。之後，周恩來積極在留法學生中發展黨員，並與趙世炎等成立「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」，奠定了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核心領導人之一的基礎。

1921年也是香港薈色園重要的轉捩點，據說當時園方成員獲黃大仙師指示，指九龍獅子山下的竹園為「鳳翼吉

地」，最適合開壇闡教，於是決定在該處興建現今的黃大仙祠。同年8月，管理機構正式定名為「薈色園」，以「普濟勸善」為宗旨，尊崇儒釋道三教，一直贈醫施藥，致力育才興學、安老護善及救濟扶傷等多元化公益服務，屬下安老、醫療單位及學校合共40多所。

1921年後的今天——2026年，適逢薈色園迎來105周年紀念，也是周總理誕辰128周年紀念。在百多年後的今天，中國已騰飛於世界，香港從昔日小漁村成為國際金融中心，由薈色園管理的「香港黃大仙信俗」亦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黃大仙祠成為中外聞名旅遊景點，現難得三者一起融合。由於《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》自3月開展以來，反應熱烈，現除於學校巡展外，亦會在即日起至4月25日，於薈色園黃大仙祠鳳鳴禮堂續展兩星期，歡迎各界人士、學校及家庭免費參觀。



●《人民總理周恩來生平業績展》在四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於薈色園鳳鳴禮堂續展。 作者供圖

# 電台十年：從大氣電波到數碼廣播

路美 路美

早前，我前往香港電台接受陳芷菁、吳家樂、陳淑蘭3位前輩的節目訪問。踏進錄音室的一刻，熟悉的咪高峰、耳機、隔音棉，彷彿一條時光隧道，瞬間將我拉回十年前——轉瞬間，原來我離開電台已將近十年。

十年前，我還是新城電台的DJ，人稱「路美」。那時候，每天開咪高峰，與聽眾分享交通資訊、播放歌曲、閒聊生活，電台是生活的重心，也是許多香港人日常的一部分。清晨上班、駕車途中或在店舖看檔，收音機總是長開，電台DJ的聲音陪伴着數百萬人度過每一個日子。

然而十年過去，一切都變了。這次訪問，3位前輩依然專業、風趣，但話題之間，難免觸及廣播界的變遷。我們都感觸良多，當年電台的興盛年代，一首歌可以在電台熱播數月，DJ推介的東西會成為潮流，聽眾寄信、傳真，後來是電郵，再後來……幾乎銷聲匿跡。這十年，我的轉變也很大。我仍保留着自己的YouTube頻道，偶爾拍片、做直播，但作品不多，與昔日每天開咪高峰的節奏截然不同。正是這個轉變，讓我清晰地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。電台的衰落，並非節目質素下降，而是

整個生態改變了。從前，收聽電台需要一部收音機，在家、在車上、在地盤才能聽到；如今，YouTube、抖音、小紅書，以及各類應用程式，你想聽什麼便有什麼，無須遷就時間，無須局限地點，甚至無須理會那是「電台節目」還是「網上內容」。你喜歡聽人說話，大抵選擇：你想聽歌，隨時點播，還可以跳過DJ的聲音。從前電台最強的是「即時性」與「陪伴感」，但現在，社交媒體比你更快，直播平台比你更有互動性。聽眾不再需要扭開收音機，他們耳機連着的是整個互聯網。

我坐在錄音室裏，聽着3位前輩分享他們的觀察，內心百感交集。我是從那個「人人聽電台」的年代走出來的人，見證過最風光的日子，然後眼睜睜地看着這行行業逐漸褪色，像一張舊照片，輪廓還在，但色彩已淡。不過，時代要變，媒介要變，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只是，當我再次坐在咪高峰前面，我終於明白——我們從前做的，不單是一個節目，而是一個集體回憶的載體。現在的年輕人，未必明白我們為何對電台仍有如此深的感觸，因為他們的世界裏，內容是按需點播，而非按時收聽。電台或許式微，但聲音不會消失，只是換了形式存在。而我，慶幸自己曾經在大氣電波之中，與一個時代同行。

文公子手記

文公子

# 狐狸二創潮

今年初，內地出現了一條名為《雪山救狐狸》、由生成式人工智能軟件製作的短視頻影片，在互聯網廣泛流傳。據悉，短片最初由貴州貴陽一家經營醬板鴨的企業製作，旨在宣傳產品。以出乎意料之外的劇情逆轉為特點，將傳統故事常見的「狐狸報恩」情節，逆轉為「醬板鴨復仇」，而在海內外各大社交平台爆紅。

為營造強烈的視覺風格，影片製作人特意選取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邵氏電影常見的武俠風格，無論服裝、髮型、化妝都頗為懷舊。劇情由一名男子在雪山救了一隻受傷的狐狸，並留下一隻「醬板鴨」予狐狸過冬開始。數年後，男子正在家中破柴，一名女俠模樣的神秘美女突然出現，詢問男子：「你是否曾在雪山救過一隻狐

狸？」男子露出微笑承認，相信連觀眾都已有心理預備，美女應是狐狸化身，前來報恩。然而，劇情隨即逆轉，女子竟向男子拔劍或開槍，並宣稱：「我不是那隻狐狸，我是那隻醬板鴨，我是來復仇的。」真的頗為出人意外。

創作團隊將「醬板鴨」設定為擁有自我意識的復仇者，以幽默的手法產生反差效果。據悉，影片主要利用人工智能影片生成工具「極夢」及「小雲雀」製作，成本約40元人民幣左右。短片出現後，網上迅速產生大量「二次創作」版本，目前已衍生逾3,000條作品，內容涵蓋角色替換、道具魔改及情節改編等，而且創意與製作的水準，對比原作都不遑多讓。

在互聯網時代做市場推廣，注重的是線上至線下（Online to Offline，簡稱O2O）的轉化，指將網上熱度化為實質業

務收益。根據統計，《雪山救狐狸》與相關話題的播放量，已逾2.1億次，流量也可成功轉化為商業收益。短片播放以來，該家「醬板鴨」企業的社交媒體賬號，追蹤的粉絲數量已增加了逾5萬名，產品的銷售量也提升了約10%至15%。

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融合創意，激活全民參與的宣傳，相信日後會陸續有來。不過如俗語所常言，第一個做的是天才，第二個做的是庸才，第三個做的就是蠢才。如果再有類似的短片出現，網民是否還會如此熱衷做二次創作？答案實在存疑。回說這條推廣醬板鴨的短片，其實只是提高了產品的知名度，而沒有提及品牌，更沒有指出產品對消費者的益處，可說是一個不及格的廣告。而日後其他類似的宣傳，是否能成功將流量轉化為業務，亦是挑戰所在。